



猶太作家三人集

蒙 秉 譯

文獻出版社總經理售

論皮內支

皮內支爲蘇聯猶太作家，其於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，死於一九一五年四月三日，終身爲猶太革命奔走宣傳，他的作品爲全世界猶太羣衆普遍傳誦。他的作品有「報信者」「地下室」的早上」「幸福之家庭」「齋期」「音樂家的死」「彭期，賽倫特」「虔誠 貓」「母」「結婚」「杉木的故事」……等。

本文作者 S·愛白斯登，是蘇聯猶太批評家「Morning Freiheit」的編輯（該報在紐約爲猶太人日報）他現在爲該報駐莫斯科的特派通訊員。

意支阿克·里白茲·皮內支是猶太的一個文學家。當十月革命以前，皮內支有力的影響着猶太文學和文化的全部。他是一個

性很強的人，是一個出衆的作家和思想家。

皮內支於一八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，生於盧柏林省的佐毛斯西鎮上，他受過古傳的猶太宗教教育。可是他也學會俄羅斯文，波蘭文和德國文。除了它爾木德（L. Lind）（註）和中世紀的猶太哲學外，他更研究過西歐文學和近代哲學。在他最喜歡的作家之中，要算 H. 海涅和 L. 伯甫，海涅的影響特別對於皮內支的詩；而伯甫的影響，則是對於他的新聞寫作。同時，他很喜歡讀俄羅斯和波蘭的進步文學。所以他沾染着民主革命的思想。

皮內支的文學生涯是從希伯來語文開始，他大大的受着 Haskala 或猶太智識階級啓蒙運動的影響。他們打擊着那些猶太生活改革主義的餘孽。不過同時，他看出這個運動的缺點，而且嚴厲的指摘它的代表們。他們考慮重要的改良方案，對症下藥，而解決了一切被蹂躪的無知的猶太大眾的問題。他嘲笑着死氣沉沉的啓蒙運動的虛飾着華麗的外表。在他們的詩「同時代的文章」裏（用希伯來文寫的），他前進着：像一個兇猛的日耳曼戰士——這活生生的猶太語文，這人民

的語言——排除庸俗的同代的知識階級的斥責。他們把日耳曼看作「一個 [Tarson]」，並且藐視他們是「一個奴僕的卑鄙的代語」。後來，他同 M. M. 斯佛里母和 S. 阿來克黑母——猶太偉大作家之一，近代猶太文學的創造者——並駕齊驅。

皮內支的早年生涯，在他的家鄉，充當「私人」律師，藉以實習法律。同時，他從事文化工作而且公開的活動着。他在猶太問題和世界史上，自然科學上，都發表過言論。而且組織了文盲的工作者，本地的糊塗虫非難他，到警察局那裏去告發他，於是許多工作者，給當局公佈了驅逐出境。皮內支由於參加「叛亂行動」，被人家懷疑着。不久以後，再也不許他實習法律了。當皮內支紀念一個朋友時。這樣說道：

「沒有什麼事，一個人幫助 Talmudi 和布爾喬亞做的——他們都是失望的。工作大衆——都是真正的活動地域。他們是可憐的，可是有能幹的人……他們心中存在唯心論的思想。我們必須啓發大衆，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和他們談話，喚

醒他們的思想。這裏有豐富的果實，但是沒有成熟。爲了創作日耳曼的文學。我用日耳曼的文學寫作了我要用大衆的語言；寫給，說給大衆。」

一八八八年，皮內支用日耳曼文寫的第一首長詩 *Monish*，在文學年譜上出現，猶如平民圖書報的索羅門，阿雷克黑母發行的。這首詩的名字，立刻引起普遍的注意，因爲它，在形式，內容方面，差不多都是新的。這首詩談一個猶太青年冒險的故事，他克復了信奉正教的態度而生活着。現實和羅維曼詩克交織在他的詩裏。

一八八九年皮內支到華沙去，他利用時機參加一個調查隊，研究毀滅荒涼的市鎮上猶太大衆的經濟狀況。由於這次短期旅行的結果，皮內支完成他的傑作「全國旅行」，他顯示出他的描寫日常生活的天才。

皮內支終身生活在波蘭，這裏的資本主義，比俄羅斯帝國任何一角落，發展

都要快速。

猶太人的世界，皮內支說：「不是他自己的世界。」

在一篇論文「我們需要什麼？」裏，皮內支這樣寫着：

「我們要把握住全世界人類的優秀份子。我們要散播的，不是庸俗的幼想的苦惱，更不是昏庸神學家的宗教狂的哲學。我們要使猶太人覺得自己是一個人。參加人類的活動，過着人類的的生活，常被侮辱的時候，知道這是侮辱。」

皮內支崇拜俄羅斯偉大批評家V·白內斯基。像後者一樣，在他的鬥爭裏，他激烈的反對一切的庸俗，粗鄙，卑賤和自私的庸庸。

皮內支在他的論文「我們需要什麼？」里，爲了避免檢查的關係，他用寓言的方式寫着：

「我怕安靜，我更怕寂靜……」

「安靜」存在那些預備工作的強盜們中間。他們喜歡夜的黑暗；不許我們擦亮火柴：他們用每一片雲，遮住月亮……」

「安靜」籠罩着墳墓。虫兒嚼蝕着死者的身體。安靜的，沒有注意的古老的碑石，生滿了青苔，寂靜的沉埋在地裏。

「安靜——祇有夜和死」。

皮內支瞭解了舊式的猶太生活的崩潰：上流社會中好戰的反動勢力，和底層的潛生的反抗。他看清了猶太大眾提出的，和其他民族提出的解放鬥爭的聯繫性。

皮內支不斷的尋求新藝術的風俗。他的「風度」包括有寫實的短篇小說，論文和抒情詩。羅曼諦克的漢細德克（註）故事，史詩，象徵主義的戲劇。

註：Talmud——猶太教的經典。

Talmudish——猶太教徒。

Hassidim——是十八世紀創行的一個猶太宗教運動，最先是一種反死

板儀式的組織，其次再漢細組織了，那些信仰他們首長——拉比和扎的克的神聖工作。權力的狂熱宗派。

在他的文學生涯的初期，皮內支與勞工運動有極密切的關係。他印刷月份牌時，有假日一頁的總題下，專門對猶太勞苦大眾，作革命的宣傳。

那時，皮內支的工作充滿着強大的革命精神。

他的寓言故事「虔誠的貓」——一個直對沙皇政府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切的諷刺——在猶太人中廣泛的傳誦着。他的詩「三個縫紉女」等的節錄，在工人中間，普遍的歌唱着。後一首詩的尾結——二兄弟的故事，一個窮的，一個富的，寓意着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，人剝削人的殘酷行爲——在資本主義國家中，仍然被猶太的革命工作者廣泛的傳誦着。它已經被後來的 J. 剎弗爾——美猶 X X 主義者的作曲家，以聖樂的形式，編爲歌曲；而且在美國和其他舉行的大集會裏表演過。

皮內支的寫實故事，直接的反抗社會的罪惡，包括「報信者」「地下室」的早

上」「幸福的家庭」「齋期」「音樂家的死」及其他。在這些故事裏，皮內支靈活的描寫着，「陰暗深淵」中人民的生活。他的靈魂是純潔的，他們的努力在掙脫貧窮和文盲的鎖鍊，發揚他們的反叛精神。

皮內支也寫了許多關於猶太婦女的辛苦的命運，她們在家庭中的奴隸地位。在皮內支許多短篇小說（「一個婦人的忿怒」，「門得利」，「布雷尼的丈夫」，「母」，「一束文件」，「結婚」……等）中，他用切膚的諷刺，詆斥，而爲人所尊重的，保守主義的猶太家庭關係。

他以人類莊嚴的感情，喚醒被蹂躪的猶太婦女，起來反叛地球上的上帝的教條。他的反牧師的故事——Shtreiml（註）引起反動的布爾喬亞的一陣憤怒。故事的主角 帽匠貝爾·卡爾白斯。一個誠實的勞工，老百姓的人，有聰明的才幹，生命的愛，人民固有的樂觀主義，他窮，可是很自得。他懷疑上帝和宗教。他看穿了這個騙局——宗教代表的欺詐和貪利。他的坦白的暴露，不斷的打擊着這個目標，因而引起牧師的忿恨。無論如何，猶太的工作者，以真摯的熱忱，敬

重看這個故事和它的作者。

皮內支及宗教的詩「夜鐘」，呵都爾伯特，柴米蘇的耶穌教徒的回想，也得一個相同的反響。

皮內支對於工作者，有着宏大的關心和深切的敬重。這也就是爲什麼，他對那些缺乏高尚人生的人們，發出諷刺語調的原因了。他可憐他們。同時，對於他們的狹隘的限制欲望的奴隸的服從，表示出譏諷的態度。這種態度的特徵，表露在「彭琪，賽倫特的故事里。它和「馬加的夢」——俄羅斯著名的作家科羅連科寫的——有幾分相像。

皮內支的寫實短篇和寓言裏，宣傳許多關於猶太正教的改革。一八九七年，皮內支發行「一個織工的愛」，這是一篇對於馬克斯經濟原理基本問題，藝術的說明。和那時，一本流行的小冊子（書名：「人們怎樣生活着？」，迭克斯坦著）的內容一樣，因爲查禁的關係，不能在俄羅斯出版；皮內支用一個筆名在美國猶太聯合會里發行了它。後來，它偷偷的被運到俄羅斯境內，在那里的猶太工作者

中，它獲得讀者的賞識。皮內支的另外的煽動工作，走着同一曲折途徑，傳達到俄羅斯境內的猶太工作者。一些比較著名的，是他的反專制政府的諷刺文字，例如「天上之王有如地上之王」「伊沙夫拉夫」等等。

皮內之不僅用他的筆，爲猶太復興工作而服務。他常常在違法的會議中，誦讀他的作品，慷慨激昂的發表言論，一八九九年，在一個工作者會議中，他誦讀，批評他的「虔誠的貓」和「彭琪·賽倫特」因而被捕。他被監禁在華沙衛城，那惡劣的第十集中營里，在那里，幽囚着一些被判處禁閉的危險政治犯。皮內支的革命的信念，當他離開了牢獄，堅立起來。

一九〇一年春，皮內支被雙重的紀念着——他的誕辰五十週年和寫作二十五週年的紀念。

註：Skreiml 一個圓的，讓着絲絨邊的，拉比和富有的宗教猶太人戴的

帽子。

一九〇五年，革命失敗以後，反動勢力抬頭的時候，皮內支的新聞工作變得悲觀而沮喪。反猶太運動，打動了皮內支國家主義的情緒。但是，當一些勞動者要求他解釋他的對於革命的猶豫態度時，他像一切新聞論文一樣的回答，尤其是一篇：「我的希望和恐懼」里，這樣寫着：「這一些是暫時的情勢，一種風行的惡果，各方面悲觀的成因，他們是神經失常的蠢東西，我們種族，對於這種懦弱行的行爲，並不是門外漢，但是你，我的朋友，不必要注意到這些。它將像瘟疫一樣，完全的過去了，不要用我的偶然乘興寫出來的論文來批評我，而且可根據我的創造力，那才可以看出我的真像，我的真性。」

皮內支覺得他的國家主義和悲觀主義的觀念的錯誤，因此用最大的努力來克服它們。最爲有力的鼓勵，能使他回到樂觀的，是高爾基的要他走進生命和走進鬥爭的勸告。

皮內支認爲高爾基的出現於文藝界，該是世界文藝史上一件大事。當他被俄羅斯的報紙稱爲「猶木的高爾基」時，他感覺異常的不安。皮內支介紹高爾基的作品，給那些每星期五會見他的猶太青年作家，「他是一個人，從他那裡，可以學習寫作，愛護生命和鬥爭。」他說。在華沙一個私人女子學校裏，開過一次秘密會議，皮內支用波蘭語誦讀一份關於俄國文藝革命的報導，而且用翻譯的高爾基的「大雷雨中的海鷗」來引證着。他一再朗誦這首他自己翻譯的詩，在華沙的多次猶太工人的秘密會議裏。然而，這首詩的譯文，永遠沒有印行過，顯然它已經遺失了。在一九〇六年，皮內支寫過一篇熱烈的論文，關於高爾基的「較淺的深淵」，它曾在華沙的猶太戲院裏表演過。

皮內支對於個人和集團關係的問題很感覺興趣。

在他的早期心理學論文里，由於杜斯陀也夫斯基和莫泊桑的影響，皮內支對於二種個性加以藝術的分析。他的漢細德故事和民族故事，在他的人物處理方面表現着前進的階段。

皮內支努力於創造一個主要和自由人物的個性，立於團體之上，他從這裏捧出他們的多數，產生一個典型。在這個目標下，他反覆觀察歷史的過去和古代民間傳說，然而皮內支並不像唯心論者一樣的把握住過去。他以過去為手段，來發揚他的理想真理——它在過去和將來都是一樣的。

第五回

在「金鎖鍊」這個歌里，根據漢細德故事，皮內支形象化的描寫了，產生在實際生活和日常生活與安息日的渴望之間的鬥爭，扎的克什羅米的悲劇，也就是那些追求高尚和美滿的人物的悲劇。拉比什羅米要破壞的古老的「日常生活」的世界，在它傾覆以後，另外建立一個新世界，一個永遠假期的生活。祇有莫里安爾什羅米的孫子的妻，瞭解這個老人。年青一代的代表，仍然恍惚的夢想着新生和自由。但，她卻像一隻鳥鎖在樊籠里一樣的，沒有助援。

「在二山之間」這個故事，敘述一個耶蘇正教信徒，柏立斯特拉比，在他受

着比亞拉的扎的克的迫害時，他如何的天發慈悲心。當他發現扎的克的威權，並沒有履行神蹟的事實，而是在他的聯合人民的暗示里，這是一個偉大的力量，它把內在的光明，賦與這個人物，使它更激動，而且鼓舞着這個人物。

在「還可以高一點」的這個故事里，換米拉夫的扎的克，因為他援助民衆的服務，獲得立陶宛正派教徒的重視。爲了避免一般的責難，扎的克穿着平常農民服裝，動作像一個伐木者的樣子。由於他的助人的工作和他的使人民快樂的行動，人格的偉大，達到人道的力量的最高峯。用皮內支的話來說吧，比天還要高。

從另一方面看來，在地球上，每一個生命的放棄，將要引起人性的沒落。這個觀念在「加巴拉學生」裏表現出來。

老拉比也可爾和他的學生小拉馬克，是極度貧困和極度宗教狂的犧牲者。他們在生命里爲他們自己，找不出一點空隙來。營養缺乏造成睡眠不足，夜裏不得睡覺天天挨餓，這些都是加巴拉的苦惱。他們想脫離苦惱，走向宗教，故縱於神秘的宗教語言，這樣來改善他們無盡頭的苦惱。加巴拉的苦惱引起哀憐，但他們

天真的判斷，徒然喚起一個猙獰的微笑。

實在說，皮內支並不是一個海西派的信徒；他不過利用它的適合民衆的條件，作爲他的藝術觀的背景。皮內支對數佈宗教的麻醉種子的海西派的存在，始終沒有改變他的反對態度。

同時的，皮內支「盛行的學問故事」是漢細德故事的一個延長。在這些故事里，用歷史的背景和民間傳說，來描寫偉大高尚人民的聰智——這是創造的人物或人的源泉。

人們對被蹂躪的和退步的事實，不能清楚的瞭解，可是他們確切的曉得——少數人的財富是大多數人勞力的創造。因此反對的態度和不斷的忿恨，針對着世界上的豪富和有權力的人物，因此「平凡和誠實的生活」形成他們的甘心情願。他們愛他們的工作，並不爲「容易獲利」而動心（七個肥羊）。

這些平凡的人們，因爲屈服在堅固生活的束縛下，拋棄了一切虛偽。在他們的必靈里，含蓄着「個鬥爭的情緒」，不但反抗人世間的有權力的，而且反抗着那

慈悲的，每次使他們失望的上帝。他們以「罷工」反抗「萬能的上帝」（裁縫柏通），而且毀滅了這個世界（沒有被沒收）。

平民們永沒有戀愛過，貧苦的勞動者，常常開着玩笑，假裝快樂，混亂嘻笑。他們渴望愉快和幸福，他們在實現生活里，找不到這些。這就是許多人爲什麼在他們的夢中，發覺世界上幸福的「造孽的」生命的幻想。或者大胆說，輕視宗教的禁令。甚至在他們聽着的時候，也提出他們對於世界幸福的熱望；而且，公開表示不滿意於他們的艱苦的生存。

在他們的漢細德故事和「盛行的學問故事」里，皮內支，努力的繼續下去，完成了一篇史詩的傑作。在這些作品里，我們看出這個作家的全部作品的藝術手段；一篇簡明的，有力的文體，簡潔短句，異常均勻的，措辭深沉的文章。

六

皮內支那些老式的抑制人情的生活的所厭惡着。他把生活看作一個繁雜的戲